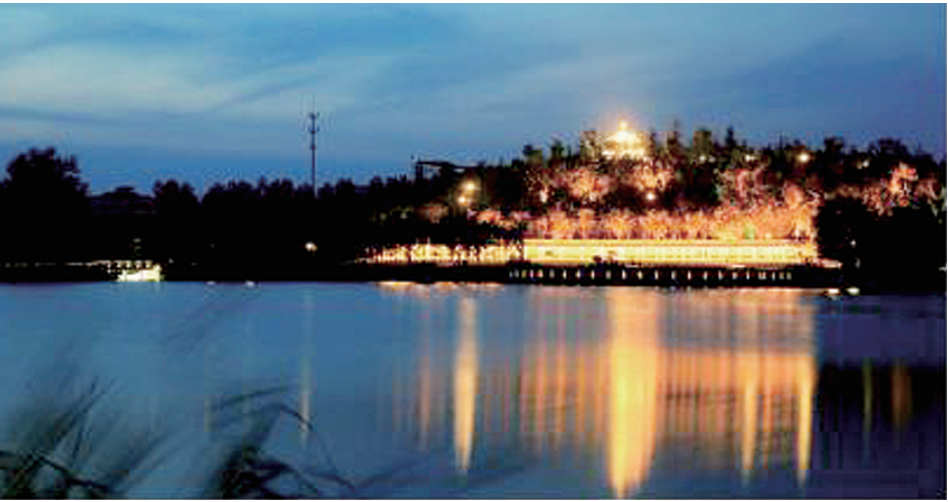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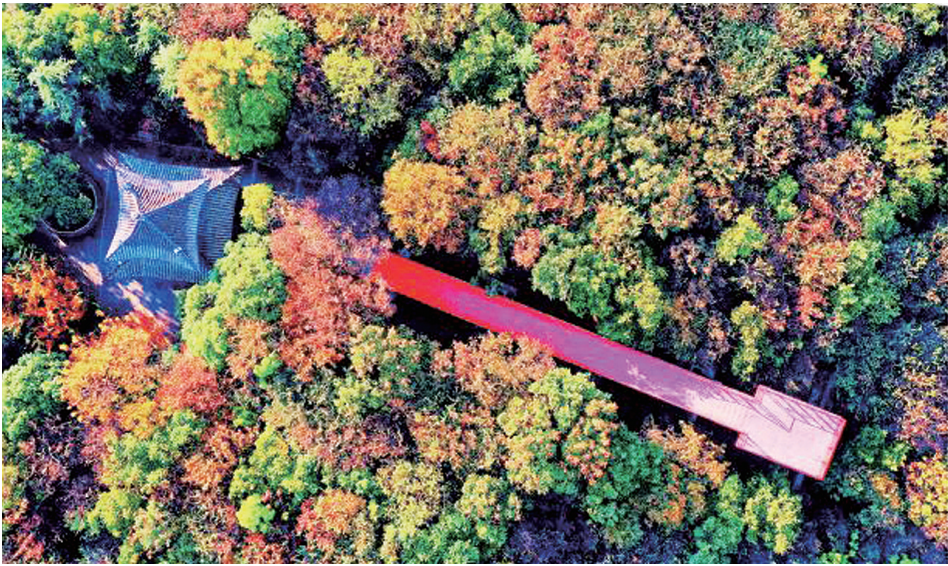
到“无山”的泗阳爬山去



闲暇时，建议到泗阳爬爬山。泗阳有山吗？熟悉泗阳的朋友都知道，泗阳县一马平川、视野开阔，典型的平原地带，何山之有？说去“泛舟”还行，说去“爬山”就有点不靠谱了！



别说，泗阳还真有一座山，叫作“魏阳山”。魏阳山位于泗阳生态公园最深处，在公园正北方向。进入泗阳生态公园后向北步行约5分钟，就来到了魏阳山的山脚下。说是山，充其量只能称为土丘，但在没有山的泗阳境内，却是“实至名归”了。泗阳本没有山，泗阳人因地制宜，把原有的一个影响市容市貌的荒土堆，加固加高加大，变成了现在的魏阳山。取名魏阳山，有个历史原因：公元224年，魏文帝曹丕东游广陵时，发现泗阳景色优美，甚是喜欢，于是长鞭一指，就把泗阳改叫“魏阳”了，跟他的国号同姓了。相当长的一



段时间，泗阳一直叫作“魏阳”。为了纪念，就把这座山取名魏阳山。无山造山，取名怀古，泗阳人的浪漫多情由此可见一斑。山不大，但郁郁葱葱，满山都被青松、翠柏、桂花等树木覆盖，置身其中，宛如九天仙境，顿时让浮躁的心静了下来。沿着山路拾级而上，坡缓路宽，几分钟便可到达山顶。山顶上有一棵两人方可合抱的大樟树，树身遒劲粗壮，树冠硕大，枝繁叶茂，显得卓尔不凡！树旁有魏阳亭，亭顶飞檐翘角，古色古

香，形象高雅，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一般，置身亭中，令人神清气爽！魏阳亭旁凌空伸出一座观景平台，从观景平台向西南俯瞰，整个泗阳繁华城区尽收眼底。如果累了，可以坐在条凳上休息，和朋友侃大山，云里雾里地一顿猛吹，直到身心全部放松，再慢慢悠悠地缓步下山。下到半山腰，却又舍不得离开，不妨顺着山腰小路绕山一圈。这里风景独好，林间山花浪漫，山脚溪水淙淙。下山走出公园大门，回望魏阳山，山形如碧玉，山色似春绸，清秀端庄，飘逸俊美。

麦 黄 杏

六月，是麦收的季节，也是采摘杏子的时候。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下，在阵阵暖风吹拂中，杏子和麦子一起成熟了，所以被称为“麦黄杏”。每到这个季节，乡村那一株株杏树上便结满了一颗颗圆滚滚的杏子。最初，杏子还是青色，果子也是生生的、硬硬的，与碧绿的宽卵形的杏叶融为一体，让人难以分辨。不过，伴随着田野里麦浪的阵阵飘香，那一颗颗杏子便开始逐渐由青变黄，继而变成一抹抹橘黄的亮色，在绿叶丛中凸现出来、明亮起来、耀眼起来。随之，那果实也由硬变软，变得成熟了。一颗颗橘黄色的杏子低垂在绿叶中，显得格外醒目，与田野里那一片片金黄色的麦浪形成呼应，从而构成村庄夏收时节一道绚丽的风景。

甜。橘黄的杏子吃在嘴里软绵绵的，余味无穷，轻轻咬一口虽然让人酸涩难耐，却又欲罢不能。这就是杏子的特征和口味，也是它与众不同的品质所在。麦黄杏算是瓜果中的小不点，犹如一个腼腆害羞的姑娘，所以上市时总是躲躲闪闪。它不像苹果、梨子和桃子那样来势轰轰烈烈，铺天盖地，而总是星星点点、数量稀少，且上市时间很短。从麦子飘香到收割完成，短短的十多天里，成熟的杏子刚上市，便又不见了踪影，犹如昙花一现。杏子黄了、熟了，滚滚麦浪开始飘香，于

是原本宁静的村庄开始喧嚣与繁忙，欢歌与笑语融会在一起，伴随着隆隆的收割机声，田野里涌起一阵阵夏收热潮。此时，采摘一只新鲜透熟的麦黄杏，咬一口细细咀嚼，酸涩甘甜之中，既能品尝到乡村农人紧张繁忙的艰辛滋味，更能体会到丰收的甜美和喜悦。麦黄杏是乡村的一抹绚丽色彩，是乡间开在六月里的一朵灿烂的鲜花，是唱给农人的一首金曲，是夏收时节大自然馈赠给劳作人们最鲜美、最丰硕的果实。麦黄杏里含着劳作的身影和欢快的舞步，藏着农人丰收的笑脸和喜悦。

儿子的足球情结

中国足球，特别是中国男子足球，按宋丹丹的话说，那是一项“令人揪心的运动”。鉴于儿子特别喜欢足球，又三番五次和我保证，踢球绝不影响学习，禁不住他软磨硬泡，我同意他加入足球队训练，我还担负起每天下午放学后送他去踢球的任务。开始的时候，他踢得高兴，我送得高兴，我们都乐此不疲。在他踢球训练一个多月后的一天，被飞来的足球砸个正着，他的鼻子血流不止，我很心疼，就不想让他再踢球了。回家路上，我语重心长地和儿子说时，他一言不发，一脸的不高兴，一向听话的儿子，知道我不发，我也不说什么。教练知道后，一遍遍做我的工作，说孩子是个踢足球的“好苗子”，说他有团队意识，好好培养，将来大有作为。他苦口婆

心地说孩子的身体条件好，很有运动天赋，如果放弃，真的就可惜了。他说：“孩子的训练费一分钱不要，我骑摩托接送他，你看能让他继续来吗？”我很坚决地摇头，最后教练无可奈何地走了，那神情别提有多失望了！那个夏天已过去20多年，那个执着又认真的教练，我甚至忘记了他的姓名，但每次想起，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个教练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儿子不可能一边认真学习，一边认真踢足球。好在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让我自豪，如今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研究生。岁月缱绻，儿子对足球的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增无减。在绿茵场上奔跑一直是他

食之色也，见“色”起意

豌豆当蕊、莴笋铺叶，活脱脱是朵碧玉雕成的莲花。邻座的老伯举箸时，饺子在青瓷碟里颤巍巍，薄薄的皮下透出春阳的光泽。我盯着那抹将破未破的翠色，忽然想起郑板桥笔下的兰花，这笼虾仁未入口，便先让人瞧见了江南的三月烟雨。上小学时，每天要路过一条巷子，巷子里经常有一位卖糖球（冰糖葫芦）的老人家穿行。只要听到老人家那带着鲁北地区口音的叫卖声，我总会忍不住诱惑，追着声音过去。偏偏我不爱那些果实饱满的糖球，只贪恋那裹在外边的晶莹糖衣。那糖衣红得仿佛要滴下胭脂，我尝了一口，老人家总会笑我：“小子，学校的先生教过‘买椟还珠’的成语没？”老人家哪里知道，我贪恋的，恰恰就是在碎碎的阳光下，晶莹剔透，宛如一串串玛瑙坠子般的红。有一年中秋去杭州，朋友请我在楼外楼就餐。服务员端来一碗桂花糯米藕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藕孔里镶嵌着一种晶莹剔透的糯米，全身上下淋着浓稠适中的糖汁，用作点缀的桂花枝斜插在顶处，倒映在青瓷盘里，恍如从月宫折来的桂枝。我有些按捺不住，伸筷子欲尝，却被朋友拦住：“且

慢，容我先拍个‘满月’。”果然，当糖汁顺着藕孔淌成一道银河，碎金似的桂花便成了漫天星辰。最妙的颜色，窃以为，当数川菜。那年在成都宽窄巷子，无意中逛到一家老店，忽见跑堂的幺妹儿端着青花海碗碎步而来，定睛一看是“雪花鸡淖”。蒸汽漫上来时，蛋清打散成云，鸡茸若隐若现。看我欲搅动银匙，漂亮的幺妹儿笑吟吟提醒：“莫搅，一搅就破了画。”果然，那碗雪絮浮金的景致，比窗外的蜡梅还要清艳三分。在我们老家沐阳，我曾在腊月去过一家叫“靶场饭店”的二十年老店，吃过一道特别的火锅菜。白瓷火锅上，雕着一幅永不褪色的水墨画，霜降后的白菜帮子单薄动人，嫩豆腐慵懒地卧在清汤里，色泽温润，让人心动。鲜亮的肉片宛如在沸水里出浴，轻轻一滚，便褪去羊脂玉般的云絮。火锅咕嘟冒着蒸汽，氤氲间，我恍惚看见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在蒸汽中舒卷飘带，时隐时现。最让我难忘的当数广州茶楼的早茶。马拉糕色泽温暖如橙，散发着诱人的香甜气息；榴槤酥金黄酥脆，令人垂涎欲滴；椰

的最爱，观看足球比赛和踢足球一直是他最大的爱好。自从得知6月21日比赛就在“家门口”，他的电话内容只有一个：“帮我抢一张票！”我一听头就大了，想着争取在网上买到吧！年近六旬的人了，每天睁着一双老花眼，盯着电脑和手机买票，可每次映入眼帘的都是票已售完。当我和儿子说没抢到票，能感觉到儿子的失望程度和当初不让他踢球不相上下。懂事的儿子最后还不忘安慰我：“没关系，看直播也一样的！”后来，儿子带着他的球友一起看起了直播，隔着屏幕为宿迁队加油助威。热爱足球的儿子，兴趣一直不变，热爱一直“在线”。他的周围也有一帮热爱足球的朋友，让他的足球梦一直熠熠生辉！

诗歌三首

今天 37℃

程莉莉

早起奔忙，
阳光热烈，
略高于体温的风，
正亲吻我的面庞。

空气在呼吸里发烫，
行人渐少，
防晒霜筑起了白色城墙。

恒温的空调房，
人们蜷缩在慵懒的襁褓中，
仔细盘算，
如何阻隔万物最渴望的太阳。

想起那些没有防晒的年代，
树荫垂落成天然帷帐，
屋檐滴落清凉的时光，
河流驮着碎金缓缓流淌。

黝黑的皮肤，
是勇气的勋章。
斑驳光影里，
藏着诚实的诗行。
那时的风穿过原野和脊梁，
带着阳光最原始的芬芳。

如今的一些少年，
躲进美白的茧房，
阳刚之气，
在冷气中悄然冻伤。
当他们把太阳锁进玻璃柜，
是否也囚禁了生命的坚强。

37℃的世界，
本该就有热浪，
标本才属于寂寞的恒温箱。
在阳光里挥汗的劳动者，
正在书写炽热的诗行。
我们必须抬头仰望，
看看自己的肤色，
曾住着怎样倔强的太阳。

夏日河畔

耿兵

当我不再对着一株萱草花，
说出我的遗憾与深爱，
我看见月光里的母亲，
依旧站在故乡的院落。

那枯寂的风推送着轻波，
轻波上的母亲依旧年轻漂亮，
只有些许月光轻笼在她身旁。

我不愿再凝视那月光下的桉树，
只怕片刻的凝视，
会带来满腹的忧伤。

风吹过的桉叶声，
是母亲的低语，
布满慈祥的光感。

漫步在夏夜，
布满苔藓的河畔，
似乎又见母亲的模样。

致同学

李卫

一张纸安放得下故乡，
一个宇宙放不下你的梦想。

一个月牙池留不住流年，
一个月牙池留住了，
你化蝶般微笑的目光。

在安徒生《没有画的画册》里，
我看见，
你眼眸里初升的太阳。



主编:顾园园

邮箱:sqswtx@126.com